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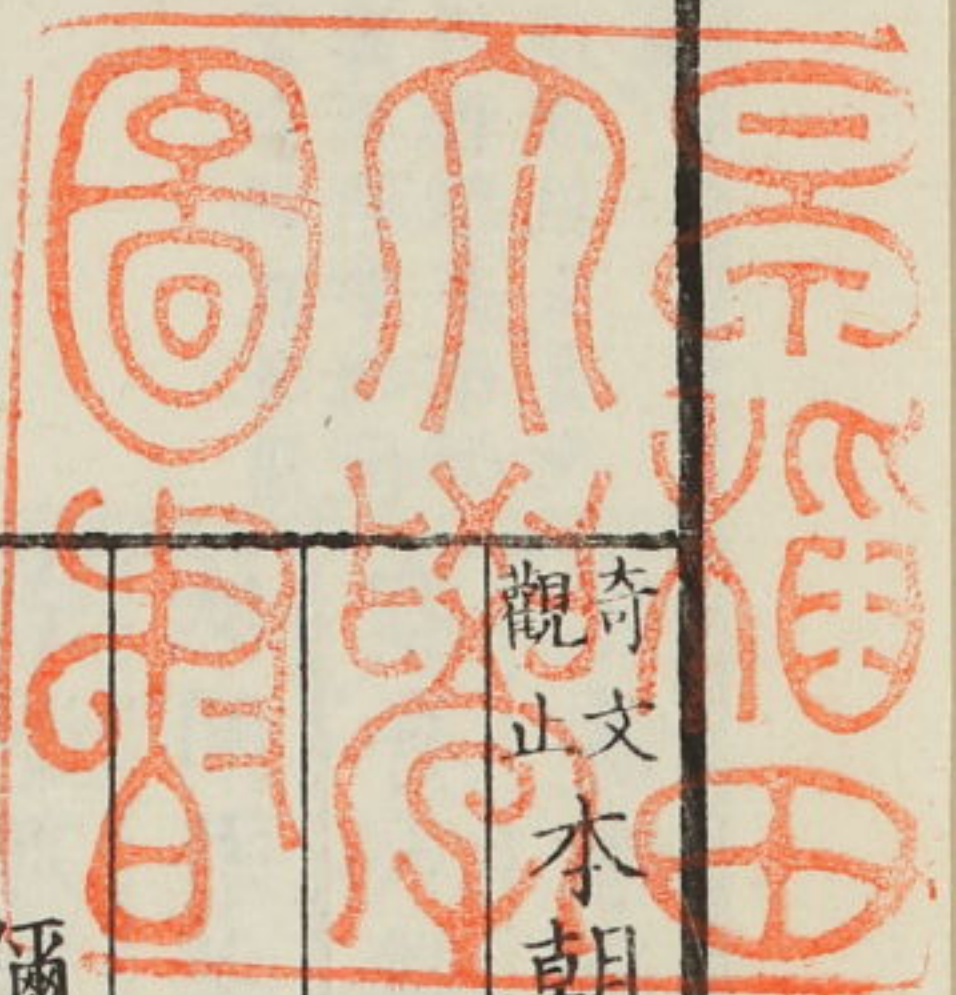
奇文
止觀
本朝
靈初
新誌

下

15
1362
3



門 1 5
號 1362
卷 3



奇文
觀止
本朝
虞初
新誌
卷下

彌陀窟記

三溪菊池 純 著述
學海依田百川 評點

先生遊及其半。如
僕不遇數州。宜其
文字之委靡不振
也。先生此篇筆端
有靈奇蹟。絕勝皆
驅為材料。成此絕
代傑作。譽諸豪商
借財他人。居貨十
萬。一舉全捷。使南
漢讀之。必將曰為

予少時好名山之遊。欲竟周遊四方。償桑蓬
之宿志。而官途局促。足跡纔半海內而止矣。
乃者家居無事。獲橘南溪氏東西游記讀之。
能記載人物風土山川畜產之異。文辭之瑰
麗奇巧。與事相儷焉。瀏覽一眴。神魂飛越。俾
人有羽駕凌雲之懷矣。乃采譯其尤出色者。

大月堂刀斤志卷下

大玉園藏版

昭和十六年七月五日寄
小林秀三氏贈

若干篇以供卧游之一適

他人作嫁衣裳也
有此筆有此才不
出戶庭猶行萬里
先生之宿志於是
乎償矣而僕得讀
之評之拙文藉以
進幾寸未可知也
起筆先敘遠州洋
示其危嶮以觀出
下文

運筆自在敘事簡
而盡凡尋常技術
狀得極難著筆如
此淡淡敘去是名
手筆

伊豆之為國與駿相二州相唇齒橫截南海凡十五里其下田港與志州鳥羽港相距七十五里波濤險惡號稱海內無比所謂遠州洋是也下田之西曰手石浦怪巖峻削突怒偃蹇呀然為洞窟若長鯨巨鱗張口欲吞人者曰彌陀窟窟口極險舟人苦其潮滿難輒入每候潮退乃入焉時方十一月某日此日風日晴美海水如坻同遊者八人午前駕小舟而發行半里許初抵彌陀窟舟人轉船艙逆入於窟中以便其回棹進六七間天光透徹尚明矣折而右十餘步四顧黢黑不辨東西以

先敘遠州洋次敘
彌陀窟愈險愈奇
一筆妙於一筆

變幻滅沒恍惚離
奇筆端有神

應筆

其窟口狹隘前接大洋洪濤潰薄與怪巖絕壁相激觸
邦泮鞞鞞潮沫亂飛如飛花舞雪紛紛撲人衣袂悉沾
尚進百餘步巖角犬牙怒濤激之小舟掀舞與波下上
舟中駭愕莫不失色忽然暗中有影光怪閃爍倒射人
面波濤奔匯激碎於巖根者一時變為黃金色舟中客
皆絕叫驚其靈異聲未止復變而為暗黑矣須臾光彩
四照又復如初人人凝睛仰而瞻之前面絕壁現三尊
彌陀佛身長二尺餘毫光射人不可逼視同行者齊唱
竺語膜拜合掌之不暇也既而以其奇幻靈怪不可久
駐也急回棹出窟中則日尚停午矣乃與同行者代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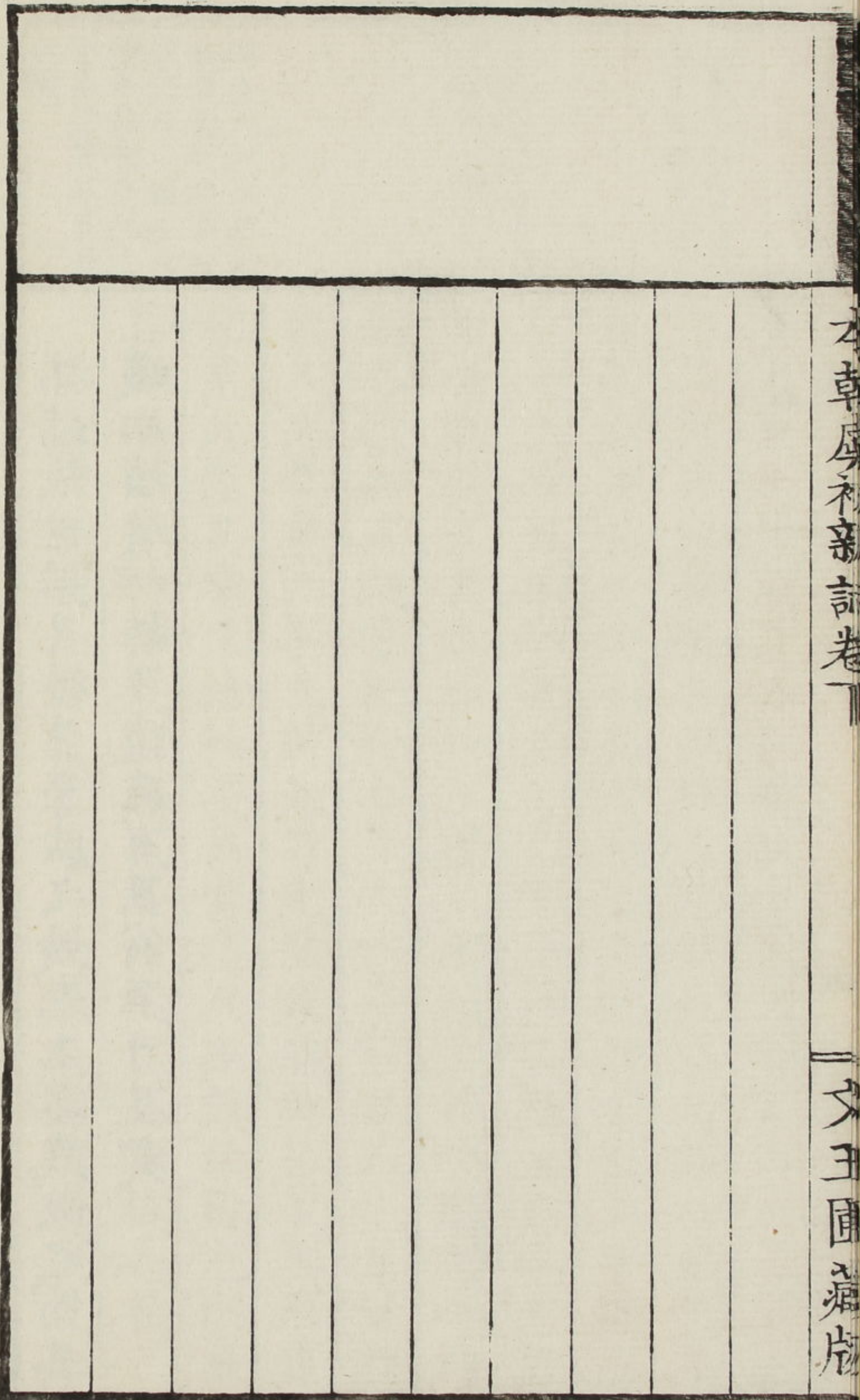
不多著筆約略敘去又是老手筆

灌園曰窟中定亦有避秦人恨不說出

雖原文如此然文辭飛揚頓變面且譬諸美人妙施脂粉光彩奪目比之素面時更是異樣光華

其靈異之狀其所見佛體修短不同或曰四五尺或曰二三尺或曰眩轉其光耀不迨熟視其全體云蓋佛身隱顯不可熟視者則由洪濤進退致其然是以每歲三月上巳節後潮落崖高常見妙相赫赫然土人或弃舟攀絕壁摸索其形狀終不獲其蹤跡下而少遠則光耀爛然復如其初嘗聞距今五六十年前漁人一日索鯪魚入此窟中以其人跡未曾到隨索隨獲不覺其深邃初見此靈異矣此地往時氣習頑鈍為難治從有斯靈異以還始知神佛可敬信宿習一洗竟為醇樸之風學海曰安積良齋翁霧州岳記據南谿所著成文展

拓鋪張世稱其換骨奪胎之妙先生亦戲倣之而其纖細瑣屑一絲不遺處有良翁不可及者



○觀不知火記

先以火字一點。
以前後二字解為起滅不測之證附會得妙甚

未寫炎火先描勝嶼以襯托其眺望之奇絕極有法度

昔者稱二肥謂之前火後火之國後世忌火改以肥字宜矣其火之變幻起滅不易測知也火以每歲七月三十日現焉遠近蟻集喧傳以為奇觀矣南漢子西游欲觀其所謂不知火者以七月中旬發崎嶼途登雲仙嶽將航赴于島原詢邑人曰觀火孰地最奇曰宇土八代凡沿海一帶地方無適不奇而其最壯觀者獨在天草島乃擎船而渡焉此日天氣開霽海面如席其背面依依若送其行者則雲仙嶽也其東南黛色遠近若透其船者則為天草島船進島移一瞬數里蚤已抵天草乃

每入一境便有一境之妙。

初寫山水次寫島嶼次寫遊客有章法有句法。

好頓挫

轉掉入浦激灣曲之間山水清淑眺矚絕佳白沙翠竹與漁家蟹戶相連綴頗有平遠山水畫致凝眸久之回棹抵惣象乃倩導者登高埠埠高七八町地勢埽境前接于大洋俯而眺之則宇土熊本八代諸邑皆攢簇其脚下其東南則天水一碧不見其際涯島嶼無數點綴其間曰嶺島曰大島曰某曰某不遑悉舉也既而日落烟合四顧曠黑不辨人影四方來觀火者蜂屯蟻集爭點松明歌舞吹彈不問交之生熟而獻酬交錯荒陬之地變為鬧熱世界今歲秋暑比例最劇此夜沿海地方天霽氣爽風露淒涼頓忘炎威可畏也夜半海面茫茫

如大神樂師弄紅繩於傘上圓轉流滑欲落不落欲止不止是先生長伎他人決學不得。

一結杳然曲盡歌歇見天青水碧耳。

絕不覩一火影故初來觀者或疑以為虛妄矣少焉洋心有物閃爍離波熟視之則火光也忽然一火分為兩火兩火分為三四點先後現出連亘於數里外明而欲燃者幽而欲滅者高者如翔低者如走或雙或隻或合或離旁午來往不可方物喻諸祇園祭會萬燈映射燦然照波終夜煌煌不啻白日大抵觀火其地形高則觀亦隨奇矣土人號曰龍神火此夜嚴禁漁獵止航海往歲熊本藩士泛舟赴火所到則火已遠在數里外至天明則火光星散滅沒波上遂不知其所在也

渡邊莊廬曰予先人少壯西游亦親觀不知火者作

歌行記之與篇中所言約略相似欲附記乞正句數頗夥故不敢也

〇〇浮島記

一拳打下。出入意表。使猛士。悍夫。喫驚。狼狽。然後徐徐說起。又是別樣手段。

先敘其大者。以下隨手寫出。錯落有致。

謂之奇耶。謂之靈耶。謂之變幻詭譎無窮耶。造物者弄狡獪固匪常理可測度也。而其最奇而尤不可測度者。羽之浮島則為然也。島在出羽國山形山中焉。山曰大沼山。寺曰大行院。天武帝白鳳中。方士役小角所創。山下有池。亦曰大沼。以形似大字名焉。但以辟在於荒陬。人罕知之者矣。池中有六十六島。以象我邦六十六州。此島也。時而徘徊于水上。池上長松離立。一曰觀島。松。往昔實方中將。踞於樹根。所眺矚云。一曰浪揚松。當時水神感其知遇。激池水而濺之。故有此號焉。島常在

以節物點綴著色不淡不濃故妙

一頓更妙

岸下望之則如洲渚其最大者曰奧州島其餘各島皆被以國號焉其不少遷移者獨蘆原島焉耳京人塘雨以與院主嘗有舊一游此地時方五月一日道遙于池上波光滢灩蘆葦叢生山中氣候比常稍晚是以紫藤花羊躑躅交發爛熳宛然若都下三四月遙眺水面惟見二小島終日觀眺絕不覩其移轉日既下春山氣冷峭不可久止乃促歸其夜與院主晤談告以無他奇院主猶請再游不止明日蚤興裹糧再抵池上憇松樹下水面一碧昨日雙鳥今失其所在少焉對岸洲渚蠢蠢焉似少有動搖者既而西岸忽現一島東向而走東岸

狀物寫景一物有一物之妙一景有一景之致不相重復不相干犯

與前文紫藤花相映帶文情極致

又生一鳥徐徐焉而來須臾大小島嶼接踵陸續現出於四隅不知其幾十數暫止而讓路者盤旋而相敬者竝驅而齊馳者拔群而挺進者雙者隻者合而離者散而再聚者姿態萬狀不可方物也大凡以常理測之假令島嶼徘徊于水上宜當一路後先相馳逐而進也今觀其狀如有物導之往來上下者心飛魂馳目未暇應接又現一大島所謂奧州島也島延袤二三丈蒼松盤擎生其頂紫藤花蔓莖纒之與棣棠躑躅相映帶左右周旋唯意所適池水涵影如濯一匹異錦尤為壯觀矣觀眺久之興趣未盡割愛而還還則院主欣迎相偕悅

所謂無意於寶者
得之也。前終日觀
眺不得見。此又再
抵池上不得見。並
觀出得見之幸。益
覺其奇異。不可測
雖事實固然。亦作
者文筆之妙。能寫
得出也。

得其奇觀矣。明日告別而去。途上會江戶人賽湯岳而
返。與之語及浮島之奇勝。客懇請鄉導不已。因再抵池
上游目。昨日群島一掃無跡。塵見雙島在于中。止而不
動耳。客亦悵然失望。不堪寶山空手之慨也。

學海曰南谿子遊記事則奇矣。未能盡文字之妙也。
蓋有待先生之奇筆於百年之後矣。

○俳優尾上多見藏傳

明治十二年己卯秋九月某日。

大書 天皇恤民
隱以及俳優乃見
古昔名為乞巧。不
齒常人者。至今日
則儼然為一人民。
比之森田節齋中
村芝翫傳所載。自
以乞巧居者。實為
霄壤事勢之變。如
此。又是一大史筆。

灌園曰証左却從
佗口中發妙甚。

天皇臨御東京上野公園。百官扈從焉。恤民隱。問孤寡。
乃召父老。年八十以上者。數人賜物。有差。會大阪府下
俳優尾上多見藏。東游在輦下。以年踰八十。亦與焉。賜
以御盃。蓋劇部創場以降。未嘗有之奇榮也。舉世喧傳
以為華。於是多見藏名益噪天下。雖以兒童婦女販夫
賤卒。莫弗識。多見藏為名優也。乃者有好事者。俾予作
之傳。予辭以不文。且弗遑。其人弗懌曰。子所以固辭者。
吾既已知之矣。豈非區區俳優者流。不足以累名匠大

絕好證左。僕嘗見太宰德夫送中村慶子序。推稱極至。可見古人胸襟洒落。非狹陋書生所及。

古俳優人以乞丐比之。然其伎入神。今俳優世以紳士目之。然其伎凡極。余不以乞丐代紳士也。

欲說其人。先說其父母。譬諸史記。高祖本紀。太公劉媪。亦有許多話說。許多風情。

家之手筆邪。果然。近世儒士篠崎小竹為第八世市川團十郎作長歌。旌其孝友。森田節齋為中村梅玉作小傳。嘖嘖稱揚其美。未曾辭者何耶。且夫方今俳優非古俳優之比。以事皆涉實蹟。寓勸懲其中。其裨益於風教。誠非細小也。然而予今辭以不文。何其狹中局量則然乎。予語塞焉。輒躍起援筆。次第人所言。作多見藏傳。多見藏幼字龜之丞。長門人。或曰美濃人。故大垣藩士人之子也。本姓松井氏。後冒尾上氏。父曰龜右衛門。母曰梅尾龜右。俊爽美丈夫。梅尾亦有姿色。人皆指目。以為業平小町再生。初龜右之少也。曾與梅尾相狎。私結

生英雄豪傑。理當夢熊羆。生俳優戲子。義或夢翡翠鸚鵡耳。

首段書明治十二年。彼是後事。及書在昔段。今書享和元年。此是前事。反書在中節。

桑中之約。未及行。合盃之儀而已。卜熊羆之夢。人皆往。往。覺之。口耳相屬。龜右憚之。乃與梅尾。中夜僭行。匿舊奴助右家。助右夫妻深憫。其年少淪落。無身可托。周旋其力。一日助右謂龜右曰。郎君青年。前途悠遠。與其伏匿荒僻。與草木同枯落。孰若移跡于大都。以圖畫錦乎。異日邪。僕有故人在。現住京師。請就而謀之。則必竭力助之。龜右大悅。議立決。乃與助右夫妻。俱理行李。四人提攜。後先上路。時享和元年二月某日也。助右之故人住于京師者。曰瀨川菊之丞。又稱路考。以俳優為業。聲名籍籍。推以為劇部領袖。助右拉龜右。徑入京師。首訪

括用項羽本紀語
妙極奇極摸其意
不摸其語是換骨
法

好箇孟母

此段平心見之不
過痴爺頑孺驕養

路考因留宿其家居未幾助右與龜右各分其產助右
則卜家于四條橋南龜右則僦居建仁寺坊以各營其
業既而梅尾分婉舉一男冒以父偏名曰龜之丞龜之
丞生而頽異面如白玉年甫七八歲父母教以書數弃
置而弗顧也教以讀書欠伸而弗講也性最好演劇暇
則喜摸倣俳優聲容終食之間惟演劇是習父母病之
數加呵責不竣也一日龜右從容與其妻謀曰讀書習
字則吾兒所不好其所太好特一演劇耳令禁太好之
演劇責不好之讀書習字此猶欲西行而東其轅束縛
之鞭笞之恐非育子之宜也夫業亦非一也要在立身

愛子以成其放逸
之行而濳合曲折
婉委成文殆似有
道理是則文章之
妙所致也
灌園曰哀哀父母
生我劬勞多見藏
讀至此其嗚咽何
如也

敘師友淵源處鑿
鑿有據

此段把同時名手
來比較一番以發
揮斯優伎倆有花
柳掩映紅綠煥發
之妙

彰名而已不如從其所好以達其志遂拉龜之丞執贄
於路考之門路考喜其慧敏可教傾心提命以其享和
元年之生也改名曰和市蓋元之為言一也以一與市
音訓相通換以市字於是和市之藝業益進其名隱然
動三都既而路考即世又入中村梅玉之門及梅玉歿
東下赴江門從尾上菊五郎遂冒其師之姓曰尾上又
改名多見藏先是三都名優擅場當世者東有松本錦
升西有中村梅玉而市川白猿以俳優中一名家名望
地位與錦梅二子相頡頏多見藏以新進一年少旗鼓
對壘擅名其間嘗與白猿相偕演劇于富貴屋坊中村
本朝廣雅新語卷下

描出一場演戲。有聲有色。是全幅活畫。

踞火盆。足其長。是蝶吉長五郎伎中。所見。蓋多見藏。當時權用之。博一時喝采。是機警過人處。

神山鳳陽曰。非松玉則不能言。非我翁則不能寫。

狡猾媚人。雖是雜伎者。流慣手法。亦察時乘機。不可無。

此一奇策。鳳陽曰。文亦機敏。

聞松玉蓄年幼妾數人。老健可驚。

末段以詩為證。神韻縹緲。極有逸致。

遙應師友淵源一段。一句收結。不費力。

劇場典故詳悉如此。不是孟浪著筆。

本朝風俗新語卷下

六世國藏

部藝題則為關取千兩幟。白猿扮為角觝人。鐵岳多見。藏扮為稻川。二人上場。皆少壯美丈夫。踞榻喫烟。錦衣綺服。眩轉人目。既而論事相持。弗屈。白猿為人頎而長。多見藏白皙而短小。其比肩離立。不及白猿四五寸。會榻上。有斗大煙盆。多見藏竊把置諸其臀後。踞而與白猿比肩。大託曰。咄。關取。下奴。賤劣身材。短小。固知匪兄之匹也。雖然。已辱稻川名。今而少覺軀幹長大。庶幾足與我兄相比肩歟。因戟手側身而立。蓋假以況其藝業。門地不及白猿也。抑江門人好演劇者。萬口一聲。推重市川氏。牢不可破。多見藏能洞知其然。故鳴謙以射其

人心耳。觀客果大喜。喝采拊舞。從是多見藏之名。大噪都下。纏頭山積。殆出白猿右。其機敏應變。率此類也。多見藏有三男。長曰和市。次曰市藏。又次曰梅朝。竝皆藝業優長。不愧為克家子也。和市市藏先歿。多見藏今年齡八十。二以俳優中一耆宿。而光芒氣焰。不減少壯。漢舉世推獎。以為劇部魯靈光。多見藏俳名曰松玉。予嘗題松玉寫真圖云。梅兄逝矣。菊郎謝到底。松翁是後凋。蓋記其實也。

三溪氏曰。予嘗游浪華。經過道頓溝。此地為演劇淵藪。各部揭招牌。以標榜俳優名姓。曰立役。曰實惡。曰若女。

本朝風俗新語卷下

十一 文玉圖藏又

從兼字生許多議論來

好證左

先生通於經妙於文敏於詩所謂兼技者亦是三都中不多見其人況老而益健雖少年銳

形曰敵役最後揭多見藏姓名特題曰兼予因問旁人曰諸優各標榜其技所長獨多見藏揭以兼一字何也曰其所謂兼云者以立役實惡敵役兼而能之也方今三都名優善一技者不多其人而兼而能之者獨多見藏一人而已此多見藏所以為天下第一流名優也予爽然自失久之曰昔者少將秀康觀妓女阿國舞蹈號泣曰渠雖釵裙之一舞妓既為天下第一矣我以堂堂丈夫而曾一釵裙之弗及安得不愧而泣乎哉余也胎髮甫燥從事斯文白首尚且不能窮一經誠有愧於多見藏兼而能之也

氣有所不及則當今儒流中松玉舍先生其誰

學海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蓋人有一技之妙必有一種卓越之識豈唯蓋世之事業絕代之文章哉僕嘗作觀世二郎傳及贈俳優團十郎敘不獨稱其伎兼及其人或謂俳優侏儒天下賤伎不足論其人雖或有可觀者豈得作文贊揚乎不知優孟之智能使楚王感激恤孫叔敖之後馬伶之才能使侯子贊嘆為之作佳傳然則一伎之妙雖其人則賤矣其卓識見解寧可輕乎此文可與森田節齋芝翫傳並傳決無疑也

宮原節菴曰傳既盡善贊更可味足使讀者心服作

者之於文章意到筆隨一氣呵成絕無斧鑿痕不論大作小品其體裁各自可觀蓋亦如松玉之兼能未淨正且無一不盡其妙也今雖非敢與優人比擬要之作者與松玉並皆擅場之技今時恐不易多獲之人也耶

江馬天江曰松玉齡過八十登場逞其技何其壯哉客冬與諸友招而見於某席能譚笑尚如壯年雖俳優著名於天下者自有膽力過人溪翁此傳蓋亦有所感焉耶

石津灌園曰作者之於文藝亦號兼能真藝林之多

見藏也宜其躍然奮筆作之傳也

神山鳳陽曰得此一佳傳松玉之名千秋不朽

三溪曰予之結撰松玉傳郵似備後老友五弓子憲子憲細評寄以此文今附記以補足傳中遺漏云

書尾上多見藏傳後 五弓久文

天下難得者壽也故雖馳大名於宇內如古英傑起源右將訖豐太閤壽皆止於中壽天之畱壽如此獨奏天下之絕技占天下之驩心又壽能躋八秩之域者其唯尾上松玉乎抑扮擬忠姦淑慝以寓勸懲者孰的切於劇焉然勃窣迂儒奴視優人一棒抹殺安

望記載以貽其行實哉是霸政之曩日也今松玉遭逢聖世灑筆三溪一點之菊水流芳千秋豈非無窮之幸優乎因想王半山千花萬卉凋零後始見閑人把一枝句蓋如預言松玉者是傳中所遺今聊贅填返之明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陶癖父文

膳脂虎傳

一名毒婦高橋男傳實錄

距今茲明治壬午六年前以八月二十六日之夜暗殺後藤吉藏于淺草御庫前丸竹三四郎樓上毒婦男傳之事行谷社新報爭記載之而其本末紛紜一是一非不知其誰適從焉獨十年八月十日警視分署之法庭男傳所自首頗為明確予乃絕長補短省繁摘要名曰膳脂虎傳蓋取諸唐陸慎言妻沈慘狡妬吏民稱曰膳脂虎抑男傳以虎狼之心性文之以脂粉為之犬羊者安得不為其所魚肉乎哉

上野國利根郡下牧村有老農曰柳淵長兵衛家道豐

本朝實切新志卷下

男字代阿字全出先生一字褒貶妙極

史公荆軻傳微之夏無且然今與戰國策所載照對無大差異不知其所徵何事先生此傳不取之里巷傳聞取之法庭白狀何等明確雖一婦人始末亦有可徵當時人情風俗者百世之下將裨補於大史氏也

一篇大文。僕試截為三大節。第一節叙其父母淫靡狀。是所以胎孽根。第二節叙男傳盜殺浪生。極其慘毒。是所以恣鴟梟之欲。第三節叙刃殺吉藏。極其殘忍。是所以縱豺狼之貪。三樣筆墨。各有妙處。不相重複。真個絕代奇觀矣。

優蓄僮奴數十指。既而遇家多難。加以水旱凶荒。逋負山積。鬻田以充租賦。資產日縮。傭作厯糊口。長兵衛有弟妹。曰波流。為同村澁谷小左衛門所養。波流為入浮靡輕佻。淫縱自放。闔鄉年少。往往屬意。有以鳥跡挑之者。頗涉物議。隣村里正曰高橋勘兵衛。勘兵衛之子曰勘左衛門。勘左曾見波流于塗。喜其姿色。寄以紅書。竊通慇懃。而波流不答。勘左銜之。不形詞色。小左識之。舍而弗問。會村社有神事。里中年少。結夥演劇。波流與比舍女伴往觀焉。隣棚有一壯漢。年二十許。眉目俊秀。頗有俠氣。一睹知為信州博徒波流。一矚心動。目挑送敘。

寒暄既而場散。觀客雜還。波流故入群眾中。與女伴相失。壯漢要之路。因誘波流。野合于道旁叢祠中。壯漢名清吉。信濃國朝日村農夫。有賀清助第二子。博奕縱酒。嘗殺賭魁天魔大九郎者。遠近博徒皆吐舌震懼。字曰鬼神。清吉又縮其名曰鬼清。無何波流有身心知其為鬼清之種子。深祕不語。會高橋氏令人為其子勘左求婚于小左衛門。小左許之。乃卜吉納采。而波流不欲與之婚。蓋以與鬼清相狎昵也。然勢不得辭之。枉而從之。近村有牙婆曰阿角。居常出入于高橋氏。波流與之親近。數予衣物。以攬其心。因私與鬼清通。時為桑中之會。

鬼清果生此一大夜叉

波流生男傳與曲
馬琴美少年錄
所載阿夏生陶晴
賢自然暗合彼小
說此實事可謂奇
也

四字說盡男傳一
生

勘左絕不知其然會夏月暑甚波流日夕澡浴勘左一
賤知其胎孕經月心竊怪之既而知與鬼清相姦欲怒
逐之父老分疏畀金于鬼清遂與波流絕焉未幾波流
分晚舉一女即男傳也明年波流罹惡疾病數月歿勘
左再娶某氏以經紀家事光陰箭走隙駒不啻男傳年
甫十六外婉而內悍淫縱無賴絕不喜兒女子之行野
州之俗酷好賭博男傳往往赴賭場與鄉里惡漢交焉
日鬪勝負毀言數至於勘左之耳勘左後妻不與男傳
相諧因與勘左協議嫁之同宗代助之子波之助波生
亦好賭博數博而數負家道益衰父代助憂慮弗措切

波生無賴不從父
訓亦有招死之道

此段似與男傳行
兇事無大關係不
知男傳不孝於生
父是所以無情於
夫家為他日行兇
張本

諫止之波生唯唯而從猶不少悛先是鬼清宿隱發露
逮捕下獄已而竄于佐渡為銅山鑛徒居七八年值赦
東還還問波流消息物故已久墓木成拱而其女男傳
為高橋氏之婦鬼清欲通欵于高橋氏無機可投荏苒
彌日會波生與賭魁鹽尻某爭賭奮鬪鬼清見波生危
急勢不可支為援之遂得免死波生深德之從是鬼清
日出入波生家因說男傳以其衷情男傳初知鬼清為
所生鬼清每博而輸必來索資本愈予而愈索波生與
男傳心竊厭苦之欲托事踈斥之而未得其策鬼清殺
人于賭場事連及於波生又苦逋負山積為逋主所督

僕嘗觀容歲所演
阿傳戲排優小團
二扮浪生癩疾可
惡之狀如見其人
開小團善用心伎
藝欲演此伎至一
病院親見患者然
後刻意模倣乃酷
似至此不知先生
之筆果從何處得
來豈不使小團瞪
目曰恨當日不問
先生以盡其妙處
然先生之妙盡事
情所在皆是矣不
獨一病夫巧描情

責乃與男傳胥議悉掠其家財待昏逃亡慮家人或追
躡取路捷徑赴邑之光松寺索宿寺主籟山與男傳有
舊乃留而宿之此夜波生獲奇疾病煩熱天明視之面
目臃腫悉發異瘡痛不可言未三數日眉毛脫落皮膚
悉腐敗波生本白哲美丈夫至是顏色憔悴枯瘦如腊
非復舊波生也男傳憂慮謀之籟山籟山曰僻邑乏於
良醫聞東京橫濱則名醫之淵叢而西洋老醫平凡氏
尤為翹楚令就而治之則亡藥有喜也乃給路資男傳
看護昇而赴于橫濱投宿于辨天街逆旅逆旅主人曰
小澤伊兵衛乃伊兵衛就平凡氏診之平凡氏一診熟

淫婦不得不出於
此僕猶以為邊也

私窩子生活寫來
欲動

視其面曰是癩之種類名曰天刑雖有起死回生之術
無治可施男傳大驚日夜看護居三數月絕不見効應
資斧空匱甚貧逼骨又厭惡其皮膚敗爛臭氣衝鼻孔
也男傳晝日托事外出不在於家看護頗懈別賃陋屋
其野毛巷與波生移居焉此巷貧工賤賈博徒場師所
栖宅是以其婦女率非私窩子則賣淫賤娼昏暮要路
人于塗結雲雨之夢者男傳與之狎或曰以子之姿色
少屈節乎飽食鮮衣何足道乎哉男傳首肯從之嘗薄
夜引路人有一少年手帕裹面其人俊爽眉目如畫男
傳一矚心動因摻其袖故抵聲曰得無乃小游買歡邪

所謂夜叉之婦是羅刹矣。

不說出而全神活現一笑字使人毛髮凜然。

極力描出筆力如神加手鼻孔以試

少年一莞拉登于旗亭呼酒命肉飲噉一晌轉而詣牙婆家遂為割臂之盟云少年名市松以賭博為活時徘徊市中掠奪路人財物者所謂剪絡兒是也男傳與之狎昵約以偕老一日從容謂市松曰妾與子綢繆已非一日獨所憂者妾實有良人在今久罹篤疾命逼旦暮良人而下世則公然卜吉可以與子同夢也妾有一計庶可全其私願也因耳語久之相見一笑約再晤而別矣此日波生病勢最劇及夜疲憊因頓熟寐男傳闕之喚呼一再以試其動靜波生不應乃側耳于戶外時正夜半四鄰聞寂雞犬悉定乃手縮布帕約諸波生之頸

絕否八字何等妙絕如此文字雖虞初新誌聊齋志異未嘗見其片字隻語是先生擅場絕伎僕嘗目先生為當今文章家中菊五郎言涉不遜然自言決不謬也

妙於滅跡是所以為奸

頓其膝下極力縊之波生絕叫口角嘔血兩手婉轉握空拳而絕乃加手其鼻孔以試氣絲絕否即被蒲團其死死以待天明當是時弦月如弓倒窺戶隙朔風穿壁燭光欲滅霜氣凜烈駭駭逼骨寒犬長鳴聲如玄豹男傳鬢髮怒張睛光射人蓋色美者面目一變其猙獰猛惡不唯天魔波旬使人一矚股戰不覺寒毛生也既而鴉啼雞叫東方全明男傳倉皇詣小澤氏泣曰良人久痼吾兄所稔知醫藥無効竟以昨夜歿言未訖飲泣涕下主人大驚吊慰具臻因購葬具窆之小澤氏墓田而四鄰絕無疑其死者男傳外示傷悼內縱淫慾日與市

宛然水滸傳中潘金蓮後身。

里巷瑣事村婆絮語一入先生筆端化為好文章靈妙不測。

波生則眉目俊秀有俠氣市松則其

奴狎昵一日市奴掠金釵于市中還昇之男傳男傳熟視則百金以外物串以一大珊瑚珠乃插之髻此夜赴混堂澡浴焉會有一嫵婦亦來取浴蓋橫濱大賈某妻也覩男傳頭上戴金釵耳語其家婢曰彼女頭上金釵即今日路上為偷兒所掠奪者即令家婢施從男傳所之而男傳不知之也家婢見其入小澤氏之家走還報之主人主人懇之警署警署使吏勾引伊兵市奴聞事起不意乘夜遁逃市奴途被捕男傳得間走于東京抵大森村賃車赴于品川驛而身無尺帛之資不能償車錢車夫暴怒詬罵辱之途有一士人憫而救解之昇車

人俊爽眉目如畫小川則眉目清秀舉止溫雅一一描出並是美少年乃刺男傳眼裏來養成罪孽蓋男子溺愛婦人一覺其可畏棄去不難婦人眷戀男子雖知其惡漢決不捐去男傳之奸謀亦起於男子耳

錢遣之男傳再拜深德之熟視其人則眉目清秀舉止溫雅一睹知為一紳士乃謝其厚意叩其姓名曰身是愛知縣下士人小川某也今將以商事赴東京男傳欣然謂之曰妾亦有事故赴東京者而今者夜半一婦人單身獨行以赴于數里外妾恐復有白波綠林之虞君而不見峻拒幸被伴乎否小川生頷之駕車爰行投伯樂坊逆旅乃命酒餼慰藉其勞苦且問所自男傳婉媚嬌佞嫌以甘言真偽混淆吐露其衷情小川生一悅其才色一陷其巧言約以永好卜居麴街第八坊憚人指目權以男傳為小星優游卒歲貪戀酒色既而小川生

此則非俊秀美少年所以早遭毒手

此段與前段盜殺波生前後相映一用字帕一用剃刀一様文法中反有兩様筆法是不變化之變化非深於

歸省其鄉里久而不得消息男傳索居無聊加以暴貧因价牙婆再為私窩子賣情鬻淫以資衣食嘗有一商夫引而賣淫其人温厚而樸實問其名居則日本橋檜物坊古衣商後藤吉藏也吉藏一見深喜男傳有暇則聘而會于牙婆家男傳欲質物于吉藏借金若干圓度其支吾不可輒界因案一計一日值吉藏于塗乃同車詣于庫前逆旅丸竹氏為命酒饌與吉藏同飲吉藏淵醉困卧男傳响其睡熟徑引剃刀剔其咽喉吉藏大叫男傳手塞其口極力洞之吉藏煩悶而絕男傳神色自若先探其懷中獲紙幣二百圓挑燭數之卧屍其枕被

文者不能為

納履二字見其不慌不忙情景

以衣衾把枕上墨斗淬筆作書一通置諸蒲團下略云古衣商後藤吉藏往昔嘗殺妾女兄某者妾不時邂逅幸得報讎因報事于女兄墓前從容自首就刑于法庭未為晚也不敢遁逃竊生以累官家也既而天明起整衣裳呼下婢命飭飭訖曰良人昨夜被酒沈醉今尚熟寐不能起幸舍之勿復喚覺妾有緊要事故欲往措辦之女奴唯唯送之戶外男傳納履而辭去日加午牌吉藏困卧尚在寢室女奴怪之撤紗帳視之血流滿床羸色然疾走報之主人主人大驚報之警署警署探偵跡其所之此日男傳聞小川生東歸在于新富街某家往

小川生其於男傳不必真個情愛可見男傳唯愛其色不擇其人。是悍婦本色。不啻毒於手。且螫於口。蜂蠆之性宜爾。

說至傾城傾國之色。使讀者凜然失色。而今以下一轉。入本傳。議論警拔。筆力輕健。妙絕奇絕。

而訪之。遂與小川氏携手飲于旗亭。此為永訣。明日就捕下獄。實明治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也。男傳下獄。數經訊鞫。而舌頭銳利。舞智辯逞。姦慝邪正混淆。曲直異位。以免死于旦夕者。一二年。遂以十二年一月三十日處斬。其臨刑神色自若。從容就死。可以想見其膽大氣壯。非尋常欽裙之比也。

三溪氏曰。色之怡目者。非正色也。紫之奪朱是也。味之適口者。極有毒也。若西施乳殺人。是也。今以奪朱之間。色具西施乳之味。磨刃于笑中。逞斧於蛾眉。大以亡滅家國。小以戕賊人命者。褒姒以下。驪戎之女。巫臣之妻。

結局歸之國家刑罰得當。文字得體。暗應開手。警視法廷文案等段。收煞有力。大篇論贊。當如此。

以至夫呂雉武壘之輩。指弗暇屈。而今又我東方出此男傳。幸為販夫賤商之妻。妾逞其毒螫者。止于一人。隻夫之間。豈可不謂國家之慶幸乎哉。俾其為王侯貴人之后妃若夫人。其亡滅家國。戕賊人命。或為褒姒。或為呂雉。或為武壘。或為驪戎之女。巫臣之妻。其淫虐穢行。寧止於此乎哉。然而明明上帝。照臨下土。俾艷妻賊婦。不得免其罪惡。立伏斧鑕之誅者。不獨為世之漁色毀身者。賀之。併可以為女戎亡家國者。炯誡也。

學海曰。余嘗閱新聞紙。讀男傳所詠白情事貫穿。有發端有結局。如實有其事者。余試敘列如左。亦見其

本朝遺事新記卷下
文王國
奸詐不可測也。

東京虎門外有金刀比羅祠。每月十日。香客如市。車馬填咽。而每日以曉者。謂之朝賽。係寫信祈福。或禳災者。中見兩美婦。一可廿八九歲。一則二十前後。並淡掃娥眉。清楚有致。每晨必至。默禱半頃。素不相識。一日其長婦謂少婦曰。不測相值。他生有緣。不知尊姐有何香願。少婦紅潮於面。欲言不言。羞澀半時。乃曰。妾係士人遺腹。幼長民間。與一少年暱。逃來東京。不幸良人罹惡疾。醫藥百方。毫無增損。聞本祠靈甚。為求神助耳。言畢。潛焉淚下。長婦聞憫之。為叩其父。

名。答以某藩某姓名。長婦面色乍變。叫一聲。噫。吾汝姊也。藩廢未幾。父歿。伶仃無依。頃為一商人婦。現在橫濱。久患血積。來祈於此。今得一妹。豈非神助乎。因執手欽欽。且曰。橫濱有洋醫。盍就之。姊請良人舍焉。妹喜曰。果然明神錫此幸福。乃攜手賽祠而別。妹名阿傳。姓高橋氏。少年名波之助。既而阿傳從其夫。至橫濱。舍姊家。先是姊之夫曰。後藤吉藏。下毛人。賈於橫濱。見姊喜之。納為外妾。阿傳以姊故。舍病夫於家。感激不已。每吉藏至。殷勤款待。吉藏見其色美。亦挑之。阿傳謂峻拒辱之。不利於姊。婉辭謝之。吉藏不悅。

乃偽謝曰妾有夫焉或以天命終則君婦也未幾夫病愈劇膿血溢出臭不可當一日吉藏在外使人送藥一壘曰是西洋祕方也然不可多服多則害人矣會夫困睡阿傳置之床頭而出夫覺渴見藥喜倒瓶嚥之呼號展轉嘔血而死阿傳入而驚呼救之不蘇乃呼吉藏託事不往遂與姊謀裏事於是阿傳疑夫之非良死也去之東京欲求送藥之夫以詰其所出不得還橫濱姊亦失所在乃切齒曰吾仇吉藏也再至東京流寓客舍偶逢吉藏於途問姊所在笑曰不必問也娘子今日真吾婦矣阿傳竊意是可以乘也

誘以艷言飲於淺艸客舍吉藏灌醉而卧阿傳取刃於懷滅燈刺其喉一叫而絕遺書曰夫讎既報一朝洩憤欲謁墓後自首敢告去匿於新富街無幾見捕右條阿傳爲首始末

割雞刀

題目新奇。以一雞
字說起。湊合傳會。
先生慣手法。

所謂牛刀非真日
本刀比也。蓋真刀
不以足撥之。廢頭
血且一牛刀可耳。
意在言外。妙極。

以大制小。尼山喻之。牛刀割雞。何其今日類韓民暴舉。
襲擊吾使館。殺戮吾官吏。於是廟議一決。徑發問罪之
兵。要求償金。不血刃而事立定也。蓋雖由公使措置得
宜。將卒策略。悉中機宜。抑亦可以見我廟算有人也。雖
然。以日本之牛刀。割雞林之一雞。勢弗須費力。其咄嗟
立辨。何足疑乎哉。乃略記其始訖。題曰割雞刀。蓋取諸
魯論之語云。

暴徒淵源

朝鮮亂民襲擊公使館。鳩殺二王妃。賊虐大臣。螳怒鴟

非一立談可盡是
所以有此數千言
文字也

全篇以李是應狡
猾奸詐公使沈勇
豪毅鮮民頑冥偏
執為閔紐此段先
說是應陰謀有素

稱大院不名五字
以見是應威權鴟
張不可抑制後更
為國太公侵侵乎
逼主矣
是閔氏蒙禍根本

以是應之奸諂殃
殃不樂豈有不一
朝激發之理
是閔氏最初奇禍

是應奸謀不從正
面寫去陰就背而
寫來使人不可測
其意所在

凡戲劇開場第一
齣必用婦人點綴
蓋使着者不寂寞
妙法王妃太子妃
自然合此法豈不
奇乎

張逞其毒螫者豈一朝立談所能盡乎哉抑有由來也
蓋起于大院氏貪戀權勢胚胎于保守斥和之頑黨而
發於不給與衛兵稍食要之皆大院氏慘刻猛暴所釀
成豈可不誠而懼乎哉當今朝鮮國王王族李是應第
三子也以其嘉永五年七月生于李氏家會元治元年
先王卽世以其無嗣立以卽位時年甫十三生父是應
攝政威福由己國人推重稱大院君不名大院氏居攝
位十年明治六年國王年二十二歲始親萬機而大院
氏貪戀政權無復還政意以獨朝野輿論切企望其親
政而閔氏亦贊成之乃不得已解綬辭職爾後殃殃不

樂者有年矣王妃之父曰閔致祿致祿歿母兄升鎬承
其後升鎬與大院氏有隙一夕有縱火于閔氏家者閔
氏父子與其母李氏悉燔死于火中大院氏有母兄曰
李最應亦與大院氏相惡嘗有賊放火于最應家捕而
鞠之跡頗有可疑者舉朝率係大院氏耳目是以莫敢
復開口者事不白而寢矣王妃慧而好學平素喜讀班
史朝鮮閔黨絕不解文字獨王妃則解書識字又釵裙
中之翹楚是以上下倚賴不唯赤子於慈母也大院氏
深忌惡之閔台鎬有一女年僅十歲實參判閔泳翌之
女弟而為國王世子妃其立為妃大院氏為不便身圖

又是陰計寫得糶糊與其事相稱

此段纔從正面寫來反是虛寫

奸雄收攬人心處寫得如見又是虛寫

把國王賢明相映射水炭不容所以胎禍

支梧百方陳其不可言遂不用而止大院氏益弗懌也
大院氏為人窮險極阻執拗自喜其在攝位十餘歲屢
起大獄淫刑濫殺罪至死者不下十萬人可以見其平
素刻薄猛暴一斑也而內行肅整好讀史書開口必說
周孔能收攬人心是以無謀過激之徒翕然歸向之食
客常至千餘人所在豪傑悉為其爪牙其平素所忌惡
羅織而中傷之當是時國王英明果斷常慨國勢不振
欲施行改進政略為大院氏所阻抑大息流涕不安寢
食者累日獨大院氏頑傲自得確守舊物牢不可動居
常誹笑國王以為亡國庸主往往屏居杜門謝客不朝

榻機釀於內而發於外

大書特書毫不假借結尾聯接次段極有史法

唐時節度使軍中之變率係糧食不贍以激之加以奸猾裨將居為奇禍遂殺長官代之朝鮮之變亦殆似此

者數月國王親臨存問其起居乃辭以疾王深恐失愛
于父留趨從于門外單行徒步取子弟之禮叩頭謝罪
大院氏拒絕不許入其倨傲專縱率如此常欲恢復已
失之政柄再登樞路而不得事機可投也既有停衛
兵稍食之事

停衛兵稍食

朝鮮京城原有鎮兵其數凡五千餘人近日練習殆無
虛日今年壬午韓曆正月以至六七月絕不給其稍食
鎮兵憤怒數哀訴求之官卑以一月糧粟皆紅腐臭粗
不可食鎮兵益憤乃遣其部長四人以罵辱守倉粟者

聞我陸軍士官以朝鮮請教習新軍朝鮮官吏獨厚給其錢糧不顧舊兵以致激變不知然否。

好機會想見大院君掀髯而笑朝鮮八道在我掌握倭虜可殺盟約可破富貴可保壽考可期不知蟪蛄之晦朝蟬之朝夕真個好笑真個絕倒。

官吏捕縛下之獄鎮兵激怒徑迫軍務司領官尹雄烈促稍食益急雄烈舍而不省再懇之朝當路大臣亦衰如充耳遷延彌月鎮兵怒曰吾輩請求莫一所報徒費口舌亡為而已遂相率詣大院氏具訴官吏亡狀當是時大院氏竊包藏禍心欲悉逐斥改進黨再握政柄乃延鎮兵見之其燕寢親問其情狀慰以溫言曰如聞爾等哀訴尤為至當而朝議因循以至此極予誓為爾等竭力雖然吾有一言在焉爾輩幸遵奉我約束毋渝我盟誓吾亦為爾等援焚拯溺眾大喜踊躍曰果如尊旨水火不辭豈有貳心即相偕嗽血表其靡他大院氏喜

殺門氏恐喝群臣是大院君主謀。

堂堂正議如讀李忠定奏議可見此老胸中所蓄亦不凡矣。

色溢於眉宇首肯曰快闊心腸真不負平生也乃授計曰攻下都監一也襲清水館二也圍閔氏邸第先盡殺其族類轉鬪犯闕三也且曰其入宮門宜連呼云何不_出王妃何不出王妃於是吾預在宮中欲有所施設爾等牢記毋敢或懈眾唯唯俯伏而去大院氏外文以忠實內畜異圖乃以七月九日先入王宮建言曰方今國家多故累卵不啻當是時其可賴以維持國勢者獨在兵食耳然而庖有肥肉士有飢色上下解體駸駸乎成剥床之勢當路諸臣恬然自如不能救護之以苟偷旦夕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不安寢食也願我王為社稷熟

先則筮爾而笑。後則泣然而泣。一笑一哭。變化自在。

又來了。

此老一味狡猾變詐。裝得妙極。語氣亦故為柔軟。可喜。

計之。且泣且諫。涕泗交下。王亦為動容。既而鎮兵憤怒。朝政者為大院氏所籠絡。屈指待日至。十四日午下。暴徒嘯集。一時並起。屯于城外者數百人。焚掠清水館。攻擊閔氏第。吏民報急者。項背相接。大院氏佯驚曰。遂至於此乎。急促王避之。親兵屯營。身自至王妃宮中。以扞衛宮門。當是時。暴徒至入前殿。宮嬪狼狽。號泣悲唸之聲。與吶喊矢丸之響。遠近相應。暴徒交相呼曰。王妃安在。王妃安在大院氏。歔歔流涕曰。已至此極。毋令暴徒污辱玉體。手持一壺毒藥。令王妃自引決。王妃號泣與世子妃閔氏相偕。仰藥嘔血。煩悶。婉轉而歿。時世子妃

悲愴慘澹。神泣鬼哭。譬諸劇場。第三齣末節。例演一闕。悲惋淒咽。音以聳動人聽。

寫年月日時。入細入微。又作後面許多駭心驚目地。在有意无意之間。

年。履十一。吁嗟。昨日生長于金殿。玉樓。食息于錦綉帷中者。今者則為黃泉。長夜之客。昨日撲蝶於後園。詠花於深窓者。今者則為寒烟涼草。一堆孤墳之主。飄零凋謝。與敦義門外金井梧桐之一葉。共摧而齊飛。人生無常。不可恃。率如此。韓人為之舉哀。莫不嗟悼。而大院氏頗有得色。其喜可知也。

公使館襲擊

明治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韓曆六月十四日。時辰儀將午下三時。有一所養齋訓練下都官之尺書。呈之我花房公使。公使忙披而見之。即報朝鮮亂民相黨。援襲

曰未畢。曰即遣。曰未幾。蓋片刻間事。急勿忙劇。寫得活現。

公使胸有成竹。從容處置。寫得舒遲得體。

亂民群集未發。而形勢漸露。見其不足懼。若使彼中有人。夜半急襲。我不備。豈有不克之理哉。

喧呼投石。猶未遽發。逡巡狼狽可笑。如此。飛石是韓人長技。處處點出。

此與孔明彈琴却敵者相反。又是妙計。然韓人畏我特甚。所以不陷計中。也。飛石變為火攻。

擊我公使館也。讀未畢。又有一駛卒急遠倉皇喘且報曰。暴徒數百人。今將全入王城。又襲閔台鎬之邸。毆殺我陸軍語學生。岡內恪池田平黑澤盛信三人于南大門之外。公使大驚。即遣二等巡查川上賢輔池田為善等護迎之。未幾差備官李承漢亦親來。促而避之。公使謂之曰。果如其言乎。宜急發府兵見護衛之也。子請速還告諸觀察使。承漢諾而去。當是時。亂民屯集于公館後邱者數百人。以人行距躐耳目異常。乃令陸軍軍曹千原秀二等巡查官周太登後埠偵之。還報曰。京畿監營黃塵蔽天。如其城中。則不知何如也。須臾後邱喧呼

投石如雨。於是館內嚴設守備。窺其舉動。而亂民來集者。蟻屯蟻集。不知其幾千人。殆不見立錐地。韓人為公館雇卒者悉遁逃。不復留隻影。日將下春門外。亂民一時吶喊。聲震山谷。其在後埠上者。呼號應之。霏石霰集。有欲奪門闖入之勢。陸軍大尉水野勝毅二等警部岡兵一。指揮官吏進退巡查。各分守其要衝。特洞開其前門。欲待其闖入。殲之。屏息肅然。亂民逡巡不敢入。連呼曰。何不疾縱火。須臾火發。館後廬舍火勢焰焰。延將及我公使館。七等屬淺山顯三。一等巡查小林志津等。把短銃狙擊亂民。丸無虛發。應手而斃。敵遂少却。而合

寫石寫火寫呼聲
拉雜錯綜情景如
見

潰圍全生與捐軀
殉節只是兩事為
義是一急遽之際
從容議論見日本
男子氣象

三子之言自有理
當此際不可無此

言決非短見也
僚屬自有僚屬之
見公使自有公使
之識各各所見不
同而遂從公使所
言可以見上一
致効功乃成也

僅二十八人耳即
有千軍萬馬之勢

圍愈密矢石如織呼聲動地公館屬吏相勸曰亂民雖
衆乎無復隻兵闌入館門者少間枝敵韓府出兵其鎮
御之也必矣於是人人努力防禦甚苦夜將參半韓府
不復出一兵亂民沓至吹角鳴鑼呼聲相應四面廬舍
悉為火焰烟蔽天矢石悉集公館其不被斃者獨公
堂與清遠閣耳於是諸僚官屬悉來會公堂以待公使
之使令水野大尉曰事急矣從容偶刺一死以殉節乎
抑當殊死健闘潰圍而走乎死生存亡在此一舉公使
其速斷之辭色甚決水島義小林某建言曰開門突進
潰圍登後埠取路于捷徑直赴揚華津岡警部曰後埠

阻隘不能聯步而進敵而追躡徒損命于矢丸耳孰與
前門突出斬首如麻刀折力盡快死以報國邪公使默
聽有間曰諸君意見非不可也未盡善也不如正門突
進取路于官道徑赴京畿觀察使營以求其救護苟觀
察使而不能拯護乎宜當赴于玉宮寢圖進取未為晚
也徒暴骨于山野取笑於外人非吾所知也衆皆從之
而亂民蟻集填咽門外不復留寸地衆整隊分部其能
屬者僅二十八人岡淺山為之先驅千原水原為殿後
時正夜半自火其後堂捧國旗開門突出亂民辟易自
相蹂踐門外道狹隘初亂民預設塹柵備我進擊至此

碧蹄館小早川公
揮日本刀後有此
役

小結末有力。
聞佐川氏與友人
語所佩利刃斫人
如瓜殆疑韓人無
骨蓋此時也

倉皇急遽之際克
竭厥職公使可謂
不辱其任者矣

吾兵馳突以事出不意狼狽雉竄自蹶其柵踏藉而死
傷者累累堆積我兵乘之揮刀亂斫立斃二十餘人直
解其一角進達官道亂民震懼莫敢尾擊者乃整頓部
伍點檢傷死其負小瘡者獨佐川晃一人乃徒步抵觀
察使兵營及門內韓兵守門者在其樓上投瓦礫拒之
乃發小銃悉逐之又進過第三門達于宣和堂即觀察
使正寢也堂如懸磬絕不見一人意者觀察使亦將入
王宮護衛其非常邪乃轉至南大門敲門扇求入不應
而鎖鑰亦極嚴不許跬步入焉公使曰事皆乖矣其與
為敵所魚肉走赴于楊華津以為後圖遂轉路至于楊

火光至是結住此
是自然照應凡天
地間萬物自具文
法能者隨之不必
加意匠既已為天
下之至文

宛然滹沱風景

華津會大雨俄至衣帽悉沾道路闇黑屢迷岐路顧望
則火光騰上焰焰燭天蓋亂民焚掠我公館也二十四
日質明至于楊華鎮乃欲據鎮府問京城近狀而鎮府
陋弊知與不可為付托一書于鎮將寄諸京畿觀察使
具報事變本末將赴仁川府走至河上急促舟人命渡
舟人固辭即奪舟而渡道雷雨大作流潦沒踝失路而
數入旁徑已牌至于富平成谷里投道傍民舍炊麥飯
充飢又冒雨上路晡時達于仁川府

仁川府奇禍

公使避暴徒之難與僚屬二十餘人登頓下上具嘗艱

初如處女。後如脫兔。此等敘法。或可比擬耳。

劇場第一齣。開首多有此光景。

若使俳優演之。應微指天劃地。許多模樣。想見當日。倉皇勿劇狀。不是談笑地位。

敵不自門前來。反自堂後起。妙。

苦步至于仁川府。府使鄭志鎔款接禮待。自起延之。其廳堂以為公使息焉所。更掃除門外一官舍。以充僚屬。查官之休憩。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周旋具臻。衆察其無異志。乃解濕衣。燎之薪火。枕藉而困卧。日已夜。忽聞門外人聲騷擾。二等巡查矢野。庄與五十嵐惠橫山貞夫。徒跌蹠。血流淋漓。衣帽朱殷。提刃而來。氣逼舌乾。息一息。手與口。指示而代語。曰。咄咄暴徒。駒我不意。矢石雨射。刀槍交下。一等巡查廣戶昌克。二等巡查宮周太郎等皆死之。請速備之。衆皆錯愕而起。語未畢。砲聲連發。震於堂後。矢丸雨注。及于內戶。初知府兵悉黨賊。小

事既至此。不得不出岡氏議論。

飛石。是沒羽箭。張清。眉尖刀。是大刀。關勝。宛然水滸傳演戲真個好笑。

三國志。曹孟德赤壁敗後。華容道陷。伏光景。

林淺山手發短銃。斃六七十人。淺山傷其右股。衆皆健闘。奮曰。其與坐而斃於矢丸。孰若開門突出。快戰以授命。邪。乃擁公使其中。吶喊突起。直入敵中。淺山某發銃挺進。水野大尉踊躍繼之。暴徒奔潰。無敢支者。於是人皆獲。一生于萬死中。疾走將赴濟物浦。暴徒追躡。連呼公使名。飛石如雨。揮眉尖刀。薄之岡警部殿而拒之。戰甚苦。一等巡查小林某見事急。反戰拯之。發銃斃數人。追兵跋巡。不復敢逼。初我衆私謂取路于濟物浦。山谷深阻。沿溪跨澗。人皆苦行步。敵而設伏于此。吾輩恐無噍類也。疑懼而發。既而見二騎兵揚策來近。而熟視之。則

仁川府慘禍殊為不仁。然濟物浦逃生。纔是濟物。月尾。實為結尾。自然湊合。

時前山有伏賊。銃聲一發。飛丸自公使頭上過。其危可知也。

久水三郎。高雄謙造也。蓋公使之在仁川。岡警部飛書以報京城變事也。故二人咄嗟赴援之耳。未幾松岡中尉。杉村濬武田甚太郎等亦來會。於是初知道路無虞。衆意少安。三郎下馬。付之語。學生楓玄哲自赴濟物浦。先備舟。謙造脫馬。贈之。公使謂淺山曰。子已負傷。意艱行步。何不騎而赴之。淺山固辭。強而騎之。曰。願得累騎。鞍後以扞護公使。乃累騎而發。至于濟物浦。要土人賃小舟。抵月尾島。求一巨艦。宜航海者。松岡杉村淺山等皆從之。尋近藤書記官。水野大尉等。及負傷者。一行十八人。後至焉。聞公使駕小舟先發。又欲賃一艇赴

公館困於火。濟物浦困於水。然水火既濟。吾知講和事成矣。

昏霧始消。大陽當中。預如北後事者。其喜可知。

之謀之。村人絕無應之者。見一船閣在汴上。乃與同行者相偕。合力引而泛水上。潮勢迅駛。疾如奔馬。其以楫櫂不具。動則輪旋不進。舟中諸人。以手為楫。破潮分浪。屢得達月尾島。島距濟物浦八町餘。會公使出船迎之。遂得會合于島中。此日戰歿于仁川者。一等巡查廣戶昌克。二等巡查宮周太郎等諸人。而其不詳生死者。鈴木橫山。遠矢五十嵐諸人。不暇悉舉也。先是公使之在仁川府也。聞外國漁船碇泊于南陽灣。欲探偵其所在。二十五日。質明開帆。先赴南陽灣。此日風浪大作。船不能進。二十六日。海霧昏朦。不辨咫尺。比朝曦已昇。大霧

公使沈勇豪毅極力模寫及不鋪張描出特書從容處事始末乃見

塵霽望三桅檣于洋中一船歡呼直揭國旗于竿上以爲標準揮而麾之午下三時外艦見我船揭國旗發輕舸迎之其本艦則爲英國測量船飛魚號而船長水手皆我所熟知蓋距濟物浦海程塵十五里許此日欲移艦于別所爲大霧所隔遂及與我舟偶相會云於是公使作書牘二章一以呈朝鮮國王蓋報仁川之變事也一以寄同文司觀察使蓋請求爲我諸人死於難者埋葬其遺屍也又作一書贈之堀本中尉三書一封束付之其水主轉致于觀察營此夕十時瀛艦拔錨直赴長崎

此段敘事莊重與其事相稱有雄偉博大之氣象

煌煌天詔猶旭日想見馮夷欽威陽侯屏迹

公館變起亦時辰午下公使入朝時適午下一時首尾相照如合符節可謂奇矣韓人服制甚古雖

問罪使節

花房公使以下一行十餘人以我七月三十日爲英艦飛魚號所救護遂得達崎港於是韓地暴徒之變委曲詳悉聞我政府政府卽令海陸諸軍嚴兵備峙糧仗八月二日詔外務卿井上某邀公使于馬關以特旨再赴韓地公使即率護衛一隊兵日夜兼行以八月十六日再至于朝鮮王城館于城中以十九日約謁國王此日係王妃新喪薦事改卜二十日公使以午下一時發客館公使與領事各駕腰輿隊兵陸續擁衛其前後觀者傾都不知其幾千人道路填咽無容足地以其居王

賤夫下隸不失禮度可為一奇如喪服亦然
唐太宗伐朝鮮攻安市城不克敬德雖勇恐未足服鮮人今作其像敬奉之殊不可解或是我加藤公肖像其用唐服者蓋有所諱也
一路寫出朝堂應對大儀是禮經文字有古色有古意
德川氏時鮮人朝聘使臣為禮曹參議蓋視我為外蕃不遜不禮不一而

妃喪皆服素縞四望一白如行積雪中既而至王宮樓門魏我匾曰敦化門門扇朱髹每扇繪以一神將肖像金甲朱顏神采奕奕令人畏懼也蓋唐將尉遲敬德畫像云或曰唐宗之征韓韓人服尉遲氏勇武故揭之其門扇也蓋或然入門右折有小溝架石橋過橋又得一門曰進善入進善門又有二大門右曰肅章左曰仁政仁政門內則為正殿曰仁政殿公使與領事歷階登朝熙堂謁國王公使敬禮進在中央領事在其右譯官在其左公使與王坐相距丈餘前設一大卓卓之左右操大刀而離立者二人刀飾以黃銅領議政洪淳穆在

足林道春等不學無術不知隣國通交為何物使臣就館執政往慰之賜饗宴宗室接伴之殆類屬邦事大國累世沿襲視不之恠白石源公建議改之未幾復舊彼之蔑視我也久矣今公使之見王應接於殿陛之間談論往復鮮人屏息聽命快甚快甚
王宮富貴何器無有故用吾邦器物如媚我者此老狡李是應一奇僻人物殆似水府烈公

其傍諸臣羅列皆在王左右公使敬禮先拜王王答拜慰諭曰朕不德不能統御臣民使卿等罹奇禍令人大愧也公使與領事再拜而退至于大院氏小室室在朝熙堂西榮區而為三藉以纒輸大院氏款接親執公使手延就客席款語一晌頗罄慇懃呼侍童供茗侍童應唯謹捧茗磁盃鬆臺皆我邦往昔所製造泥金繪畫古色可掬也慰謝曰亂民亡狀敢累諸君千愧萬慚幸寬假而優容之因出鶴羽團扇一柄授之曰韓地僻陋寒暄異常近日炎熇老者尚且不能勝貴客興居豈奈何哉公使一覲私以謂聞此老頑固確守故套牢不可破

但其風節遠不及也。
此段變一筆描出奸譎心情與首節典雅文字相反。是播弄陰陽手段。文情亦甚奇譎。正測聞李是應號石坡。畫蘭風神脫洒。極有韵致。而其心術奸譎如此。蓋所謂坡者。頗也。蘭者。亂也。執偏頗之見。致一國之亂。其善畫蘭也宜矣。

者然而脫洒瀟散。毫不設邊幅。不類其平生。姦雄所施設。洵不易測也。乃辭別出肅章門。至領議政公署。面晤于洪氏。付以我政府要求書一封。午下二時。歸其舍館。
條約結局
公使付要書于領議官。以待其回答。經三數日。未得其確報。因仍彌日。公使怒曰。息壤在彼。食言如此。事後可知耳。斷然決議。留書于王府。治裝回艦。還至于濟物浦。洪氏飛書請踐前議。乃延期留二日。於是全權大臣李裕元。金宏集來會。以八月三十日。定條款八則。一曰。逮捕暴徒。誅其首謀者。二曰。償五萬圓金。賑救為暴徒所

所愚而為萬國所笑。公使此一著。決不可少也。

白樂寬蓋亦彼中一人物。於論贊見之。不煩多言。妙極。

斬害者遺族。三曰。出五十萬金。倍償我政府耗損。蓋歲償十萬圓。五年而完之。四曰。屯駐我兵員。保護公使館。五曰。特使以齋國王手書。謝罪我政府。六曰。元山釜山及仁川諸鎮。凡游步規程。自今厥後。以五十里為限。界二年之後。推延以為百里。七曰。開推場于楊華津。以擴韓地規程。八曰。凡我公使領事。以至僚屬家人。攜帶禮曹旅券者。跋涉內地。毋有所妨。於是暴徒之事變。結局彼我訂交再全矣。
三溪氏曰。暴徒之事未起。忠清道儒生白樂寬。上疏極論改進政體。不可坐大不敬。繫獄。欲處以嚴刑。及暴徒

世目白樂寬為頑
陋迂儒然不指藤
田東湖吉田松陰
為激變頑物何也

李是應奸則奸矣
然一為馬建忠所
欺不異孤豚詐術
之不足特如此

駭擾大院氏再執政即宥白樂寬拜大將大院氏厚慰
勞其忠讜手授印綬云夫白樂寬一儒士耳其所建言
率固陋之見不過確守舊物主張斥攘之說也然而不
時擢用則如此況賢於寬者其禮遇優待豈何如哉姦
雄所作為其出意度外皆可以類推也吾聞大院氏為
清將馬建忠所勾引起于支那以除韓地患害韓府君
臣亦可以高枕而安卧也大院氏而存朝鮮八道生靈
塗炭亂何所底止乎哉
學海曰分為六章合為一篇有發端有結局有順序
有倒序有抑有揚一種絕妙文字

韓廷要約一節本條似未盡今不顧僭妄參酌諸新
報補敘如左

辦理公使花房義質以明治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奉
要約八事至朝鮮京城將以明日見王伴接官辭以
有祭事不便引見請待數日義質曰兩國交誼安危
在此一舉使命至重豈得虛過然本使為緩兩日若
過期本使身冒死請命於闕下韓人大懼越三日午
時義質與領事官近藤真鋤腰輿發館伴接官前導
衛兵二中隊肩銃成行簇擁前後吹角整步肅然而
行舍輿於敦義門經肅章門至朝熙堂自東階登三

揖而進朝鮮王李熙公服朝帽率領議政六曹大臣見義質於堂王溫顏慰勞曰使臣遠來康健可賀義質稱謝畢曰曩日之變亂民焚我公館辱我旌節敝國臣民憤激髮指咸言興師問罪吾皇寬仁不忍遽啓釁隙塗炭生靈茲遣外臣義質往議事宜頃聞貴朝忽遭大喪義當弔問顧大事未理無以暇及庶幾亮察之王曰寡人非德自貽伊感使貴國臣子慘罹奇禍皆寡人過也義質乃啓曰外臣奉國命將有陳先請選大臣一人專當委辦其人何在王曰未命也義質曰然且煩殿下省覽因以所書八事進王取見

之顧議政曰可受否答曰可義質乃曰兩國完交與不完一在聽約與不聽請限三日若過此外臣不復得以玉帛相見矣王曰諾義質三揖降階昂然而出學海記。

奇文
觀止
本朝虞初新誌卷下終

跋

古人以立言為不朽之一矣蓋立言者必有植于根
柢而發為光華也豈淺見尠聞之所能及乎三溪菊
池君蚤志撰述尚力史學典籍之所紀載交游之所
稱道天地山川人物鬼神與夫忠孝節烈奇異之事
可以備稽考廣聽睹益勸戒裨世教者事屬細微靡
不遠諮詳訪其意在排纂國史為一代大觀也既而
幡然曰身將隱又焉用文委置而不省視退入谷莊

而居纓紱去累隱逸自甘小樓數楹窓明几淨心撰
手寫吟詠自娛客有談及朝市閉目謝之或與園翁
溪友較晴雨話桑麻未過三禩得詩千餘首剖劂告
成而歆然若未展所抱也長夏無事日長如年清晝
安眠深畏糞墻之責乃得一時消遣法檢舊稿取資
談笑者併近類彙錄為五卷顏曰銷夏雜誌灑灑洋
洋數萬言總期顯著忠良頌揚德業隱者節婦烈士
俠客闡其幽白其志是非不繆彰瘴得當使其姓名

事蹟有所籍而不至漸滅讀者倏而笑倏而驚不能
不為之色飛肉動是無他事既新奇意到筆隨雕刻
世態摸繪物情嬉笑怒罵皆能成文易入人之心脾
也其與聊齋志異並傳不朽必矣古者瞿曇氏日中
麻麥一餐樹下水霜三宿積功也太苦既而說經四
萬八千以宣導沈滯發揚清明此亦一消遣法也比
夫窮愁腐刑連蹇坎坷發憤著書者大有徑庭菊君
將無同或云菊君名重于當世而今捨菽粟之美而

取糟糠之細意則誠善矣事恐未寔無乃傷厚道乎
曰否如茲編即是游戲神通藝林鼓吹所謂味道之
摸稜魏公之嫵媚氣習難除聊爾爾耳君今年齒方
富而無他事之累踵此而必有鴻文鉅筆之傳不朽
者亦奚疑焉因書弁卷尾云

時慶應丁卯六月

松園道人塩田泰識



万葉市河三兼書



川田甕江 依田百川
巖谷一六 菊池三溪

纂補評點

杉山三郊
依田貞繼同選

定價六十錢

○墨水二十四景記

朱評入
白紙摺

全二冊 極美本 帙入

此書ハ墨上之名區舊跡ヲ考索シテ漢文ニ綴リ有名ナル藤田吳江
加納鏡齋兩先生ノ画圖ヲ挾ミ學海依田先生ノ纂補ヲ乞ヒ諸家ノ
評點ヲ加ヘ足門ヲ出スシテ山光水色池沼林丘ノ間ニ遊歩ノ懷アリ
製本ノ精巧楮墨ノ鮮明ナル近時ノ比ヲ見ズ江湖文士才人
文詩ヲ攻究シ丹青ニ從事スル者必ス一本ヲ購求シテ坐右ノ
清娛ニ供スヘシ

文玉圃發售



明治十六年一月卅一日板權免許
全 年十月一日刻成發兌

東京府平民

著述人

三溪

菊池

純



大阪府下西區勒上通三丁目二番地

千葉縣士族

評點人

學海

依田百川

東京府下神田區小川町一番地

東京府平民

出版人

文玉圃

吉川半七

京橋區南傳馬町二丁目十二番地



